

新區議會的組成體現真正的民主

——駁斥抹黑重塑區議會言論 系列評論之一

銳評

陳鋒

政府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重塑區議會，總共470位議員，由40%委任、40%地區委員會界別、20%直選，以及部分當然議席組成，來源更廣泛，也更能代表各界利益。但有境內外輿論不斷進行攻擊，抓着「直選比例」大做文章，攻擊新方案是「民主的倒退」等等。這些言論是別有用心，抹黑，意圖誤導公眾，分化香港社會。必須看到，選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民主不是看有多少「選票」，而是要看能否真正為民謀福祉，能否真正保障港人的根本利益。重塑後的區議會，有效去除「泛政治化」，回歸基本法初衷，回歸為民服務的宗旨，才是符合市民需要的區議會。

駁斥一：新方案不如港英時代區議會？

從政府公布方案開始，這類言論就在各社交平台上面積出現，更有境外的反華媒體撰寫長文，拿新區議會方案和1982年港英政府推出的第一屆區議會方案進行

比較，並得出「民主大倒退」結論。其所用的是過去常見的「偷樑換柱」、「斷章取義」的宣傳伎倆。

既然要拿港英時代的區議會作比較，那麼不妨把事實好好捋一遍。英國統治香港一百多年，從來沒有給過香港真正的民主，直到中國政府明確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港英當局才匆匆對香港政制進行所謂的「代議制改革」。先後於1980和1981年發表了《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和《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提出地方行政模式，設立區議會並在區議會實行選舉。

其出發點並非真正要在香港推行民主，而是要為在將主權歸還中國之前改變香港的政治格局，進而為日後左右香港政治格局進行鋪墊。但即便如此，首屆區議會絕非有些人所說的是「二級議會」，當時名稱還是叫作「District Board」，是一個諮詢架構，沒有任何實權，六項職能全部都是「提供意見」，是徹頭徹尾的港英當局「附庸」。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有所謂的地區選舉成分，就真的代表有了「民主」？在有些人眼中，只要是英國人推出的政策

就一定民主的，只要是香港特區自己的改革就一定不民主的，這種思維定式，又如何能客觀看待事實？

此次的建議方案，區議會的組成更加多元，委任區議員以及地區委員會界別的區議員，其來源更廣泛，更多具有專業背景、真心服務居民的愛國愛港人士得以參與地區政治，這顯然比那些天天叫着政治口號、無時無刻不進行抗爭、聽命於反中亂港勢力的所謂「直選議員」，更能維護居民的利益。難道市民還想回到2019年那種磚頭亂飛、火光四起、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的時代？兩種制度之下，哪個更民主，哪個更符合港人利益，已是一目了然。

駁斥二：資格審查是要「趕絕反對派」？

除了拿「直選比例」大做文章外，一些人又聲稱直選議席參選人要獲得由政府委任的「三會」委員分別提名，門檻太高；而即便有了提名，還要過資格審查一關，攻擊政府目的是要「趕絕反對派」云云。這類言論香港市民一點也不陌生，在2021

年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時，類似言論也曾出現過。但事實說明，只要是愛國愛港人士，在符合法例前提下，就絕不可能參選不了、過不了關。

任何選舉制度都必定有進入門檻，也會有資格審查安排，差別在於門檻的高低和安排的細節。試問，參選美國總統有沒有門檻？如果沒有門檻或低門檻的話，為何美國總統選舉往往都是「驢」「象」兩黨之間的內鬥？普通民眾想參選，千難萬難，更別說還有各種政治限制。

過去香港採取的是極低的參選門檻，但帶來的卻是嚴重的內耗和亂象。「港獨」分子可以公然「登堂入室」成為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員，公然在議會場面上叫囂「推翻政權」，公然煽動暴力對抗。環顧世界各地，又有哪個地區的選舉制度可以容忍違反憲法的人參與議會選舉？莫說議會，即便是地區管理的組織，也絕不可能出現。

此次新方案之下，有88名直選方式產生的議員，並加入「三會」委員的提名要求。這一安排並非「民主倒退」，恰恰

相反，要確保候選人是有志於扎根地區，有能力服務地區的人士，以強化候選人的代表性，確保他們真正了解地區事務，並增強「三會」與區議會的聯繫，有利各方緊密合作。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從維護市民利益出發的好制度。

任何人，包括那些所謂的「反對派」，只要他們是真心愛國愛港，只要他們真心為民服務，而不是意圖借區議會平台繼續從事反中亂港行徑，又豈會參選不了？如果真的過不了關，那麼要反思的是他們自己。更何況，以2022年立法會選舉為例，真正「趕絕反對派」的不是別人，正是反華勢力，是他們千方百計抹黑選舉制度、阻止參選，斷了這些人的後路。

民主程度的高低，並非由直選議席的多少來定義；選舉只是手段，創造並維護人民利益才是根本目的。特區政府此次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讓區議會回復本來應有的角色和定位，真正維護港人的利益，這不是「後退」，而是民主的進步！

回歸基本法的角色定位



議事論事

冼漢迪

特區政府正式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建議將現行的選區重新組合，在區議會除保留直選議席外，引入委任和地區委員會選舉界別等，筆者對此表示贊成，認為特區政府完善地區治理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必然要求。

現屆區議會有大量「港獨」分子、亂港分子當選成為議員，他們不斷抹黑造謠，煽動對立仇恨，假藉「民主」之名，行「港獨」之實。妄圖透過控制區議會奪取特區管治權，令區議會一度成為他們挾挾民意的政治工具，亦令區議會亂象叢生，淪為政治鬥爭場地，討論事項完全偏離民生議題。

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特區落實公職人員宣誓規定後，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反中亂港區議員因拒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區而辭職，或宣誓無效導致喪失議員資格，區議會亂象方告平息，議會重回正常運作。

故此，筆者認為在香港由治及興的過程中，區議會職能必須回歸至基本法規定下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定位，本次方案提出的各項建議，筆者認為可以令區議會重回這一定位。

對於方案提出重設委任議員、增加地區委員會互選議員及保留一定直選產生的議員，筆者表示贊成，認同有助更多不同專業界別並有志參與地區工作的有識之士加入區議會。現屆立法會中不少選舉委員會界別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讓政策討論的過程中有更多不同角度的專業意見。地區委員會互選議員亦能在討論地區事務上發揮類似作用。至於委任議員，筆者認為特區政府一直以來在各個諮詢委員會中皆設有委任機

制，透過從社會各主要階層中選取具有代表性和社會認同的人士參與不同的諮詢委員會，提供專業意見。區議會的新產生辦法，令到循不同方式產生的區議員可以各展所長，貢獻地區發展及為市民服務。

方案的另一個重點是確立特區政府行政主導的原則，而區議會主席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不設副主席的安排便是落實這一原則的最佳安排。但筆者認為目前民政事務專員多數由公務員的政務主任職系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出任，或由行政主任職系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出任，屬首長級薪級表第2點，但各政策局內與民政事務專員對接的人員，其職級往往較專員高，導致專員在協調地區政策和建設時或會因為職級而受到限制。筆者建議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的同時，亦應提升其職級，賦予其協調各部門的權力。

研究提升民政專員職級

同時，筆者亦同意重組選區，改用分區委員會分區作劃界基礎，將更大範圍納入單一選區內。因為目前選區劃界只根據人口數字規劃，忽略社區完整性，情況並不理想，方案建議的劃界方法有助解決上述問題，令區議員在處理地區事務上更有效率。但筆者認為，特區政府亦應同時適當調整區議員的薪金及津貼，或為議員物色合適地點設立辦事處，令居民更容易尋求議員協助，同時讓議員可更有效地履行職責。

最後，筆者亦贊成引入區議員資格審查及履職監察制度，一方面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另一方面是杜絕絕位素養的問題，更防止現屆區議會亂象重現，讓區議會回歸成立初心，更好地為市民服務，改善民生，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並更積極地擔當特區政府政策諮詢及溝通平台。

全國人大代表、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

資格審查築牢「安全閥」



議論風生

舒心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方案中提到必須堅持三個指導原則，即：國家安全必須放在首位，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充分體現行政主導。對此，我表示非常的贊同和支持，這是香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又一個里程碑！香港政治將進入風清氣正的新階段，開啟良政善治新局面。

修例風波以來，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香港選舉制度存在的種種漏洞，使用非法手段，令「一國兩制」事業一度面臨嚴峻挑戰，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到嚴重威脅。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和完善特區選

舉制度之後，香港政治社會發展趨於穩定，進入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當此之際，提升政府管治效能，推進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成為當務之急，這是香港的民意和廣大民眾的共同願望。

現屆區議會組成初期，反中亂港勢力將專注民生事務的區議會變成了嘩眾取寵的政治表演場所，做出種種針對愛國愛港區議員和政府官員的行為，議會內耗空轉嚴重，很多地區居民關心的重要議題無法正常討論，民生撥款審批被阻撓，大大阻礙了地區發展步伐。

特區政府的建議方案明確提出一系列措施重塑區議會，讓區議會回復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作為「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的定位和職能，同時防止區議會再次成為鼓吹「港獨」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平台。

區議會「去政治化」後，香港社會有望從長期的政治爭拗和對立對抗中解脫出

來，齊心協力抓民生，聚精會神謀發展，為逐步解決自身深層次問題、致力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繁榮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區議會換屆在即，有必要在新一屆區議會中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和改變區議會的產生辦法，堅決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外。區議員資格審查制度更是築牢一道「安全閥」，保障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讓有廣泛代表性的區議員參與地區治理，區議會回歸為社區居民服務的功能，讓市民大眾享受到優質民主帶來的實在利益。

香港正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期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齊心協力，牢牢把握「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帶來的重大機遇，為香港繁榮穩定、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界發展基金會會長

改革區議會是民心所向



有話要說

鄧清河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當中包括重塑區議會和強化地區治理架構。方案充分體現了國家安全必須放在首位，全面落實、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充分體現行政主導三個指導原則。這次完善地區治理，是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的必然要求，完成了香港選舉體系的「最後一塊拼圖」。

一、重塑區議會組成，凸顯香港特色民主制度優勢

實現香港的良政善治，重點是治理而非選舉。實踐證明，過去的「唯直選論

並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方案建議，來屆區議會470個議席，由委任議員、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和直選產生的議員組成，另加27名當然議員。新的區議會產生辦法更加多元、更能吸納各方人才、更好反映地區利益，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和認受性，真正體現了香港特色民主的優勢。

二、引入資格審查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制度中門大開，結果卻讓區議會一度淪為反中亂港的平台。引入資格審查制度，彌補了原有的缺陷和漏洞，為選舉加上了「安全閥」，從制度上杜絕了可能出現的亂象，讓地區治理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為愛國愛港力量開拓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最大最持久保障國家利益與市民福祉。

三、強化地區治理，回歸服務市民的

正軌及初心

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區議會的定位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職能是接受諮詢和提供服務。重塑後的區議會主席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成立「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及「地區治理專組」，確保了地區治理架構下各板塊的政策和措施相互協調配合。有利於區議會充分發揮好緊密聯繫地區群眾的橋樑作用，真摯為民服務，為居民謀福祉，化解深層次矛盾，凝聚民心同向而行。

和諧安寧來之不易，我們要倍加珍惜。這次重塑區議會，是民心所向，與時俱進，提升了特區政府的地區治理效能，促進了香港民主優化，確保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必將迎來更加和諧、美好的明天！

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

美國站在歷史發展的反面



知微篇

周八駿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以其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命題而著稱。當然，他不止一次申明他不以為中美必定開戰。近年他一再聲稱，應從中國歷史尋找解開中美之爭的鑰匙。

他找到的第一把鑰匙，是借鑒公元1005年的「澶淵之盟」。我第一次看艾利森如此說，是2021年他出席中國全球化智庫舉辦、主題為「新時期的中美新競合」的線上對話，以歷史視角下的大國競爭，討論如何規避中美關係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先重述，過去500年出現16種「修昔底德陷阱」範式，只有4種避免了戰爭。接着指出，21世紀有核武器存在，

中美只能選擇合作競爭。他說：「我最近發現中國智慧很有意思，當然我只能盡量去嘗試理解。1005年，北宋發現不敵遼國，就和遼締結了『澶淵之盟』，同意進行競爭和合作，他們劃定了競爭的範圍，也確定了合作的領域。遼認可宋是一個大國，但是北宋每年給遼國歲幣。遼國用北宋給的錢從宋國購物。中國很早就有合作競爭的版本。」艾利森怪怪地說：「我不是非常了解中國歷史，雖然很多中國人並不讚賞北宋的做法，但是『澶淵之盟』是競合的關係，正是宋遼訂下的合約，在歷史上保持了雙方一二百年的和平，這是一件好事。」

中國的網友當時就不容氣地回對艾利森：「不要設想在中美之間有什麼『澶淵之盟』，那是北宋每年向遼國納貢，以求取和平的不平等、屈辱條約，是北宋苟且的體現。」

但是，艾利森不放棄。今年3月，他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題為《美中關係：避免最可怕碰撞》的文章，再次宣揚「『澶淵之盟』是中美化敵為友的範例」。值得注意的是，美西方有人竭力散布艾利森的這一觀點。

「由西向東」大勢不可逆轉

艾利森的觀點，始終在中國遭冷待甚至鄙視。於是，他找了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先例。上月，他在「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藍廳論壇上，提出以《孫子兵法·九地篇》中的「吳越同舟」作為21世紀中美關係的範例。「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關於吳越，有另一個故事——「卧薪嘗膽」，吳國最終是被越國消滅的。「吳越同舟」是反映一個特殊情形下的權宜之計。艾利森很可能真的不懂中國歷史，否則，不會以「吳越同舟」為例來要求中美兩國在21

世紀建立特殊情形下的短暫合作。

歷史只能做鏡子。解決現實問題的鑰匙，在於正確把握歷史趨勢、時代脈搏，堅定地走在歷史的正面。

人類進入21世紀以後，面對相互交織的三重國際格局全面深入重整。一是16世紀至20世紀約500年世界重心在西方（美歐加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進入21世紀後向東方（亞洲）轉移。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西方主導、以聯合國為框架的國際格局，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獲得話語權的比較公正公平的新國際格局轉變。三是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美國獨霸的國際格局，向中美及其他若干國家或國家聯盟構成多極國際格局轉變。

三重國際格局全面深入重整的核心，是中美之間的較量，中國站在三重國際格局重整的正面，美國則站在歷史的反面，竭力阻撓和破壞。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西方有識之士感受到了時代的風雲變幻。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在華盛頓上月參加2023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春季會議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稱，「令人不安」的跡象表明，隨着其他大國聯合起來並取信於世界各國，美國正失去全球影響力並變得越來越「孤單」。薩默斯說，「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美國）的碎片可能不是最好的。」「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曾告訴我，『我們從中國得到的只是一個戰場，從美國得到的只是一場講座。』」

儘管薩默斯虛偽地稱美國站在歷史正面，但他唱嘆孤獨暴露他言不由衷。美國正遠離「全球南方」即廣大發展中國家。美國不是千年前的遼國，中國也不再是宋朝。

資深評論員、博士